

同意和沒表達不同意的分別

心之
旅程

同意和沒表達不同意，是有分別的。但很多人都弄不明白。

A 回想起第一個男友，那時候他們拍拖一年，同班同學皆羨慕她有個高大帥氣的師兄做男朋友。

一天，男生趁家裏無人時，突然把 A 按在床上親熱，她嚇了一跳，想把他推開，在還未回過神來什麼一回事時，男友已迫不及待地脫掉她的內褲，與她發生了關係。

撰文：吳素欣 註冊臨床心理學家

A 記得有大叫好痛，而且大哭。可是，他並沒停下來。完事後，她還在驚恐和痛楚之中，他卻流了眼淚，向她道歉：「對不起，我太愛你了，一時忍不住。」

那年，她 17 歲。

她沒生氣，還安慰了他。

「自此之後，只要他想要，我就會給。」A 說。

A 兒時有被家傭虐待的經驗，很不幸地，因為父母忙於工作，並無及時發現，讓她的被虐待持續了數年。父母是典型的權威型，特別父親，家裏他說了算，A 兒時要學十八般武藝，全部皆沒她選擇的權利。

如果我們長年習慣沒被充分地尊重自己選擇的權利，會有難度分別什麼是「同意」(consent)。畢竟，「聽話」乃被廣泛地稱許的特質之一。提出「不同意」本來對 A 來說就已經非常困難了，當她愛慕的男友沒給予她空間說「不」時，她以行為和身體反應來說不，卻不被尊重，這對她來說很難接受。

而更難接受的是，被自己所愛之人強暴的事實。

A 當時無路可走，留了下來：她安慰自己，家裏無人愛錫，至少他有。給他性也沒什麼，一點點付出而已。

「很多電影、電視劇亦浪漫化沒獲得女生同意的窺密行為啊！他只是太心急，太愛我而已。」A 說。

後來，這段戀情以她墮胎兩次，他出軌無數次結束。

這些經驗讓 A 在被虐的傷痕中加上更多創傷。

「我覺得，自己是一堆碎片，無人要的垃圾。」A 前來求助時，因為第三段戀情而自殺不遂兩次，兩臂布滿了新新舊舊、各式各樣的自殘傷痕。

回到過去

要讓 A 明白，性並非單方面的事情，亦非一份送給別人的禮物，相當不容易。她早已視自己是一件物件——父母把她交給家傭照顧，如果她因為想念爸媽而表現得太黏人，父母會展現嫌棄和煩厭的神情；她很想感受到自己被重視和被需要。第一個男友出現時，她覺得人生終於有希望，有人那麼需要自己。

我跟她解釋：「其實當時你並沒同意，況且，你又哭又叫，那不可能被誤會。」

「那次之後，我不斷發噩夢，夢見他和他做的事。」A 仍然有難度去直接說出「被性侵」等字眼。

「所以你並沒同意，這是很清楚的。他没尊重你。我聽了很生氣也很為你傷心，他不應該這樣對待你。而我需要你好好照顧自己，由明白自己值得被尊重開始。」我看着她的大眼睛。「可是，我沒說不啊！」她邊流眼淚邊說。



個案中的女子以行為和身體反應來向男友說不，卻沒被尊重，這對她來說很難接受。

「你的身體可能進入了凍結(freeze)狀態，因為太突然、太驚慌，畢竟那個是讓你人生突然充滿了陽光的人，怎可能想到他會性侵犯你呢？當你在那個凍結狀態時，要清醒地說「不」是沒可能的；那個狀態，也許並非第一次在你身上出現，在被家傭打的時候亦可能出現過……」

她突然怔住了，身體僵硬僵緊，面容緊張；兩秒之後，她看着我說：「你是對的。我剛剛看見了她綁着我的一個情景……」

我請 A 立即連繫身體當下緊張的感覺，卻不用閉上眼睛，並把她帶來的絲巾放到她手上——她已經很習慣這個做法了。A 拿着，我請她在腦海裏連繫那個被打的小女孩。

「她是什麼模樣？」

「她很瘦，被綁在椅子上，她很怕，怕

得說不出話來，動也不敢動……」

「現在請你和我一起上前去，我去對着家傭說，你絕對不能這樣對待小 A；我現在就打電話報警！太 A，你可以上前去幫小 A 鬆綁嗎？」

A 不斷流眼淚……沒回應。

建立健康界線

我知道 A 這刻已經變成了小 A。我拉了拉手上的絲巾，讓 A 感受到當下她在治療室裏，而非在過去被虐待的情景之中。A 點了點頭表示知道，眼睛仍然望地，眼淚仍不斷滴濕她的大腿。

我逆大聲地說：「我現在上前對着家傭說，已經打了電話，警察會來了，這樣對待一個小孩你應該覺得羞恥！」我望向 A：「她有什麼反應？」

「她害怕了，奪門而出。」A 繼續看着

地下說。

「我現在去為小 A 鬆綁，小 A 一定很痛了……被這樣綁着那麼久……小 A 你一定很害怕很害怕，現在警察會來，他們會告知爸爸媽媽家傭怎樣對待你，再沒人可以用這樣欺負你了。」我邊說邊拉着手上的絲巾。

A 拿着絲巾的手握得緊緊的，然後掩面大哭。「但願真的有人來救我了。」A 繼續地說。

不論 A 最終是否走上法庭去控告那些傷害過她的人，都必須心裏清楚，她沒同意被性侵或被虐待。

因為，那跟我們如何尊重自己的選擇和意願有關；跟與人建立健康的界線相關；也跟如何去愛自己有關。

註：故事中的人物，背景不代表真實個案。